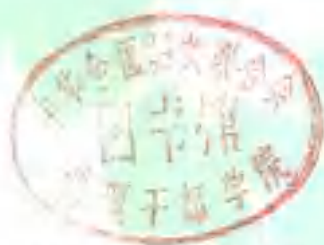


春风文学丛书



王宗汉著

茉莉花传奇



·春风文学丛书·

茉莉花传奇

王宗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沈阳

茉莉花传奇

Molihua Chuanqi

王宗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19,000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¹/₂ 插页：2

1982年12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132,701—157,500

责任编辑：鲁野

插图：路坦

封面设计：路坦、李勤学

责任校对：辛晓征

统一书号：10158·674

定价：1.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篇富有传奇色彩的中篇小说。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东北二人转艺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东北地方剧种二人转，在旧社会拒收女演员。酷爱二人转艺术的女青年联弟，只好在男艺人，也是她的情人郭六子的帮助下，女扮男装，瞒着师傅及师兄弟参加了戏班。在演出中和在生活上时刻有露出马脚的可能。尤其是在被熟人发现后，就更使他们胆战心惊，但是均被他们用巧妙的办法应付过去。

此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他们又在抗联和伪军之间周旋。难以预料的风云变幻，使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后来联弟等在抗联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果断地帮助抗联消灭了一股敌寇。作品以娴熟的艺术手法歌颂了联弟等民间艺人的大义勇为和高尚情操。

目 录

引 子		(1)
一	“压板凳”	(3)
二	知 音	(8)
三	唱红难	(11)
四	高粱叶子青又青	(17)
五	后会有期	(22)
六	净 街	(26)
七	夫妻一场	(30)
八	《小白菜》	(35)
九	大悲调	(40)
十	夜 访	(46)
十 一	夺 碗	(50)
十 二	回 船	(55)
十 三	咱俩搭副架	(60)
十 四	剃 度	(68)
十 五	开戏门	(72)
十 六	茉莉花开	(76)
十 七	关门徒	(80)
十 八	拜 师	(86)
十 九	恶 梦	(91)
二 十	江湖道	(95)
二十一	落响穴	(101)

二十二	遛马不如上马……	(107)
二十三	九等江湖 ……	(112)
二十四	拜彩棒 ……	(118)
二十五	暗 礁 ……	(123)
二十六	训 徒 ……	(128)
二十七	关东好汉 ……	(133)
二十八	唱家场 ……	(140)
二十九	咱们都是中国人…	(145)
三十	落地砸坑 ……	(150)
三十一	忍气吞声 ……	(156)
三十二	常青卖肉 ……	(162)
三十三	炸 班 ……	(167)
三十四	饿死不花卖肉钱…	(171)
三十五	可卑的交换 ……	(177)
三十六	谜 ……	(182)
三十七	真 情 ……	(186)
三十八	开艺门 ……	(193)
三十九	闹洞房 ……	(199)
四十	为关东父老 唱一场 ……	(203)
四十一	闹 班 ……	(208)
四十二	夜 审 ……	(213)
四十三	探 病 ……	(220)
四十四	动真功 ……	(226)
四十五	不算尾声 ……	(232)

引 子

为了编辑《二人转发展史》，我到了临江屯，目的是走访东山沟第一个二人转女演员——老艺人茉莉花。

找到家，接待我的却是茉莉花的老伴。他对我说：“我也正要去看她。”

老人挎着小筐，在前边引路。我们来到一座荒山上，走进野茉莉丛中。我心里突然一紧，眼前出现了一座孤坟，坟头立块半人高的石碑，上面刻着“文艺战士茉莉花之墓”几个字。

“九年了，”老人在坟头前蹲下了，从小筐里拿出壶碟、酒菜摆在坟前，随后掉过头来对我说，“九年前，就是这个日子闭上眼睛的。”

我们坐在坟前，坐在那五颜六色的野茉莉丛中，他向我讲了茉莉花的一生。刚一开口他就苦笑着说：

“旧社会，管唱蹦蹦的叫下九流，逼得她东飘西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管唱二人转的

老艺人叫牛鬼蛇神，活活地把她打死了；现在又有人叫她文艺战士，给她立了碑。”他摇摇头，“其实，这些称呼都不准，都不贴边儿。”

“应当怎样称呼呢？”

“人。”他说，“唱二人转的就是个人嘛。”

当我知道了茉莉花的一生，我同意了他的看法。是的，唱二人转的也是人，是些普普通通的关东人。他们有人的感情，人的心灵和普通关东人的遭遇。茉莉花的经历，应当说，对我编辑的《二人转发展史》没能提供更多的资料，而透过她的命运，我却看到了苦难的关东，挣扎的关东。在古长城外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在茫茫的风雪中，在松花江的激浪里，充满了原始情调的热恋，寂寞中的欢腾，苦难中的微笑，迷蒙中的觉醒……

“压板凳”

郭六子跟汪大嘴的“小班”唱了四五年，一直是个“落地黑”。谁想到，时来运转，竟在一次“唱轮子窑”的时候，嗡的一声红起来了。

在那个年月里，吃张口饭唱蹦蹦的是四海为家，走到煤矿“唱煤窑”，走到赌场“唱局市”，钻进老林子里就“唱木帮”，而一年四季经常走串的还是大车店。住店卖嗓，落地蹲坑，人们便把这叫做“唱轮子窑”了。

那一天，汪大嘴的小班来到双河镇，在镇中心的东来栈扎下了。大门口挂着柳罐斗外加七个罗圈的幌儿，显然，东来栈是这一带最阔气的大车店了。店里已经住满了，有赶脚的山货客商，有南来北往的车老板子，有到镇子里卖皮张的把头，除此之外，店里还住下了从南边漫过来的东北军。

东来栈的掌柜的对这伙小班自然是欢迎的，因为他借此可以招揽店客。晚场子打在那五间筒子房里，这就是郭六子出头露脸儿的那一夜。

论长相，郭六子确实没看头，挺宽的肩膀子扛着个酱块子脑袋，天生的没台缘，何况又到了新地方，他也只得和往常一样，坐在彩桌子后边压板凳了。低头看了看身上那件花衫子，用手摸了摸海发上的齐眉穗，心里也真不是个滋味儿。班子里五六个人，都吃的是张口饭，干嘛让人家喊干了嗓子自己擎等食？尽管师父心甘，师兄弟们没露半句埋怨，难道五尺多高的汉子……

想到这，郭六子把头抬起来了。

场子里，师父汪大嘴和师弟向小丫在唱《大西厢》。向小丫正用“十二板”给张生开药方：

“头疼多加荆芥穗，
耳聋多加淡草汤。
若是心热加犀角，
若是肺热加羚羊。
腰疼腿疼加虎骨，
咳嗽带喘加白糖……”

“他妈的，这是个仙方啊？”一个小个子东北军坐在南炕的窗台上喊着，“百病都治吗？”

向小丫朝南炕看了一眼，笑着唱道：

“若问此方治的什么病？
专治那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气血瘀伤。”

“这崔氏女还有两下子呢，”小个子东北军站起身，跳下地，“有没有治刀枪红伤的方？开一个，我到药铺里去抓两服带在身上。”

“于得水！”北炕上，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东北军喊着，“别他妈的胡搅！”

小个子笑了，他摆摆手：

“好好好，接着唱。”他走到郭六子跟前小声说，“兄弟，你来一趟，我有话说。”

郭六子坐在彩桌子后边正想心事，听到小个子的话他先是一愣，可是吃唱饭的哪敢得罪大兵，他只得站起身，跟着于得水从一些姑娘媳妇身边挤过去，走出店房。

院于里，除了过往的大车和爬犁，还停放着七八门东北军的迫击炮，炮身在月光下闪着青白的光。

“兄弟，”走出店房，于得水把郭六子拉到一个马槽子跟前，“唱了半宿了，没有一个店客点你的戏，我看你坐在板凳上也真是活受罪，

何必非吃这碗饭不可？我看，这年头拿彩棒耍帕子的倒不如手里拎棵枪。你若有心思，跟我们走吧，班里缺个牵骡子的。”

“老总，”郭六子笑了，“我实在不能从命。‘九一八’大炮一响，东北军一枪不放，东跑西躲。当这种兵也够受罪的了，车上白拉着炮，肩上白扛着枪，有仗不打，和我这唱蹦蹦压板凳有啥两样？”

“傻小子！”于得水说，“当兵的不打仗，照常关饷，唱蹦蹦的压板凳，谁给你饭钱？”

郭六子叹了一口气说：

“守住江湖道，跟着班子走，不能吃干饭，还能混碗粥。可入了这样的军头，象唱蹦蹦走三场似的满台躲，早晚不得让日本人给压散了花？”

“说你傻，你真是傻。”于得水大笑起来，“常言说：腰里别着盒子炮，四面八方都是道，当大兵的还有没路可走的时候？散花了你怕什么？愿吃野食，你登上高山拉辘子；要想拿稳的，咱就把枪把子递过去。东北军归顺日本人的，肩膀子上都他妈的扛上豆腐牌子了！”

郭六子也笑了，但没有于得水笑得那么响，他说：

“我唱蹦蹦压板凳，老少爷们儿顶多是笑我无

能；可我当了大兵再去当降臣，关东父老就得指着我的后脑勺破口大骂了。”

“骂什么？”

“汉奸哪。”

于得水一愣，骂道：

“不识抬举！你他妈的是指鸡骂狗，窝囊我于得水呀！”

郭六子的几句实在话却激怒了这个东北军，于得水解下了腰间的皮带……

二

知 音

郭六子看到于得水在解皮带，他慌忙往后退了两步，可是于得水已经抢上前抓住了他的脖领子。

“老总，你消消气儿，兄弟失言了。”

“不识抬举，我让你出口伤人！”于得水把皮带握在手里，“我今天点你一出戏，叫《打狗劝夫》。”

于得水举起了皮带。

“住手！”

突然响起了一个童声童气儿的喊声，一只手抓住了那落下来的皮带。

“谁？”

“我。”

于得水转身从拴马架子上摘下一盏马灯，往前伸了伸。

“联弟呀？”于得水笑着，“白天往出赶我，晚上又找我来了？”

“我是领奶奶看热闹来了。”那个叫联弟的说，“奶奶就在店房里坐着呢。”

于得水扎上皮带，挂上马灯，去拉联弟：

“走吧，我有话跟你说。”

“奶奶，奶奶！”联弟大声喊着。

“你把我姥姥叫出来又能怎么样？我是她的外孙子，她还能一口把我吞了？”

于得水一边说着一边往店房走，走到门口回头冲郭六子又喊了一句：

“先记下这笔帐，你欠我五十皮带！”

一场毒打幸免了，郭六子从心里感激这个叫联弟的人。就着月光，他端详起联弟来，见他有二十左右岁，个子不高，头上戴顶狗皮帽子，闪着一双大眼睛。

“老弟，可得谢谢你这解围之恩。”

“唱了半宿了，你怎么不下场开口？”

“没人点，”郭六子难为情地说，“人家不点你，你唱了也没人给钱，再说……”

“我点你一出，”联弟闪动着大眼睛，“我就愿听你唱的《小白菜》。”

郭六子心里一热，他没想到，在这人地两生的双河镇竟遇到了知音。

“老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唱？”

“到我姑姑家串门的时候，”联弟把声音压低了，“从二道岗、呼兰，一直到富太河，我跟你们一个老秋。你唱吧，动真艺的，一张嘴就把大伙拿住了，有几个得意那中看不中吃的？”

听到这些话，此刻郭六子似乎真正理解了“知音难遇”那句话，他激动了。店房里传来了“四平调”，他知道《大西厢》接近煞尾了。

“好，老弟，我就回屋唱那《小白菜》。”

“我兜里有十吊官贴，点一个段子，够吗？”

“吃张口饭的难遇知音，大哥奉送一段吧，报报老弟解围之恩。走，进去！”

郭六子上前拉住了联弟的手，联弟却把手抽回去说：

“快去吧，我站在门口听你唱那《小白菜》。”

三

唱 红 难

《大西厢》已经煞住了。师哥“一阵风”正擎着戏单子沿着南坑沿从东往西走，请店客点戏。郭六子回到彩桌前，他趴在师父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随后摘下海发，又换了“三大件”的装，戴上了假辫子，勒上珠口和翠条子，最后又扎上绿边绣花长裙。他走下场去。

“江湖人，走一方吃一方，为了报报饭恩，学徒唱一段小曲，也算我奉送给知音，唱好唱坏，请老少爷们儿包涵。”

师哥张大弦操起了大瓢板胡，定了定音起调了，郭六子手里的玉子板也有节奏地敲响了，于是店房里飘起了那悲凉的小曲：

小白菜呀，
地里黄啊，